

中国反腐小说大系



绝对机密

李惠泉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◎ 当代中国反

绝对机密

李惠泉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《绝对机密》故事梗概

中国加入 WTO 后,敌对势力的情报组织以经商做掩护进入我方,严重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。国际情报组织 SC 东京站站长林汉雄,在“台独”分子切尼的支持下,设计一种巧妙的生肖画游戏,窃取我谈判底牌,被我国家安全机关识破;他不甘心失败,继续利用网点,妄图获取我“黑色风暴”军事演习计划,陷害我集团军参谋李潇;林汉雄又把目光瞄准了我东风系列导弹,利用各种办法,先是买通了导弹研究院工程师费文涵,林汉雄派出的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策反我部科长肖子豪身上,采取多种办法,终于把他拉下了水,肖子豪的“背叛”,使我国家安全机关面临绝境,陆懿与林汉雄斗智斗勇,终于防止了重要情报的泄露,背叛者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生活是平静的,斗争是一直没有停止的。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新世纪隐蔽战线斗争的新形势。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以李梓明、陆懿为代表的国家安全卫士的新形象,揭示了新形势下隐蔽斗争复杂多变的现实。小说带给你一种全新的感受,让你关注着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。

目
录

第一部：生肖画谜案/1

第二部：黑色风暴/87

第三部：生死游戏/183

第一部：生肖画谜案

—

背靠大海的云雾山是海天市的天然屏障，也是海天市吸引外资的通行证。秋天，满山翠绿，夏天，山顶清凉怡人。站在云雾峰一看，滔滔大海一望无际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云雾山是海天人的骄傲，是海天人的永久的话题。

“叶先生，此处真是块胜地呀！”林汉雄感慨万千，拍了拍叶一凡的肩，点燃了一根烟，也顺手给了他一根，望着山下滔滔的大海说：“海天市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发展不起来就对不起祖宗了啊！这次设备引进，还望叶先生能继续与我们合作，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市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叶一凡看着林汉雄那张捉摸不定的脸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林先生，你教我的那个法子虽然好，我怕用多了会误事呀！最近几天国家安全局的人老往我们公司跑，我怕……”

林汉雄笑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嘿，嘿，能看懂我谜语的人恐怕还没有生出来。怕什么，这是对你我都有好处的事。你一年能赚多少钱？我给你的钱你恐怕十年二十年也赚不到。”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本存折，交到了他手里，叮嘱道，“拿着，这是香港花旗银行的存折，我把钱都存在那里，安全局的人再有本事，也休想查到。我跟谈判的人都说好了，一切照旧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叶一凡接过存折，放进口袋，淡淡地说：“好吧，林先生，这是最后一次。”林汉雄什么话也没说，拍了拍他的肩，独自走了。

叶一凡看了看左右，也走下了山。

45岁的叶一凡，正值事业的颠峰，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妻子，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，享受副厅级待遇也有三年了，这在同龄人里面也是凤毛麟角，惟一感到遗憾的是：虽然有两三个相好的女人，却没有一个让他十分满意的。而这些女人耗费他的钱财不说，精力也被掏空了，弄得回到家就像死了一样。好在妻子贤慧体贴，床上的事总是依着他，从未埋怨过什么，这倒让叶一凡感到内疚，觉得对不起她。

黑色的奥迪沿着云雾山盘山公路飞驰而下，片刻就到了山下。叶一凡心情好了些，想到林汉雄教他的办法，笑了，心里骂道：这只老狐狸，精明到家了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存折，感叹道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钱是真的。它可以买到一切啊！

一个女人站在一辆富康车边招手把他拦住了。

“大哥，求求你了，我的车坏了。”女人带着哭腔说，“怎么也发动不着，家里的人都出差去了，你帮帮我好吗？”

叶一凡抬头看到女人的眼睛，心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，有触电般的感觉。他朝她点了点头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就帮她修了起来。调好带速，换了一个火花塞，刚发动着，轮胎又爆了，他又费了半天劲，才把轮胎换好，拍了拍手说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安全到家了。”

女人眼光中流露出感激之情，笑着说：“没有大哥，我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家呢。”

叶一凡摇了摇头：“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。怎么，也到云雾山看景来了？”

女人从车里拿出可乐、香烟、毛巾一大堆东西，叶一凡也不客气，打开一桶可乐就喝了起来。女人看着他喝可乐的姿态，脸

上露出了兴奋之色。叶一凡让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说：“是什么地方不干净，还是我白头发太多了？老喽！不中用了，帮你换个轮子，就累得不行。”

女人笑了，递过一张名片，脱下衣服扔进了车里。叶一凡也拿出名片。他一看，笑了：“黄玲，自由画家。好，认识你真高兴。”

黄玲也睁大了眼睛，惊诧说：“叶总，多么好的职业啊，可惜我不喜欢商人，铜气味太重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半点说你的意思。”叶一凡摆了摆手，这才抬起头，认真打量着面前这个女人。

她具有少女所特有的亭亭玉立的婀娜身材，也有少妇的成熟丰满的柔媚。她的鼻子嘴巴眉毛都没有什么特色，但组合在一起倒显得端庄和耐看。一条白色的牛仔裤，把两条健美的大腿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限，牛仔裤上那件红色的背心，又把美丽写在男人脸上。脖子上一串黑檀木珠项链，显得那样别具一格，左手腕相思豆手链又透出一丝少女的调皮和可爱。

“谢谢你。”黄玲伸出了手。

叶一凡喜欢上了这个女人。握着她的手说：“你要方便，明晚我请你喝咖啡。”

黄玲开心地笑了，笑声爽朗：“叶总，是不是快了些？对不起，开个玩笑。明晚我有事。这样吧，有空我就给你打电话。好了，什么时候到我画室来，我帮你画几张素描。再见，再一次谢谢你。”黄玲钻进汽车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

叶一凡呆呆地站在汽车旁，看着她离去、这才打开车门，发动汽车，飞一样回到了公司，为明天谈判作准备。左鹏、宋娜看到他回来了，拿着厚厚的文件夹，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

二

石骆驼市委招待所。

石骆驼像人的一支手，从山边伸到水库中。这个离市区有十多公里的小岛，在浩大的海天水库里也显得渺小。夏天，这里是最好的消暑地方，比市里的温度要低好几度，但到了秋天，这里基本上没人来住，的确，这里有些凄凉寂寞，冷冷清清的。进出口公司选中这里作为谈判地点，也是出于无奈。今年公司谈了六笔进口买卖，每一笔都吻合中方报价底牌而成交，这不但使中方用户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也对公司的信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，公司上下惶惶不可终日，用户对他们不信任了，上级对他们也有意见，公司员工一个个都提心吊胆，弄不清楚谁与外商勾结。总经理刘飞本想捂住盖子，家丑不可外扬嘛！看来也很难捂得住，这次地铁车厢项目，进口部经理左鹏不愿接，项目经理宋娜也一百个不愿意，好不容易让叶一凡做通了他们的工作，谈了几次，还算顺利，谁知外商一到海天，价格一抛就僵在那里，没办法，刘飞只好从市里赶到了石骆驼。

屋外有些冷，屋里也热不到哪儿去。

条形的谈判桌，一头坐着刘飞，一头坐着福利公司项目经理大胡子詹严，两边是各自的助手，左边是福利公司的李特、袁成伟，右边是叶一凡、地铁公司副总安子建、左鹏和宋娜，人员之整齐，在进出口公司商务谈判中从未有过。

刘飞看看大家都不开口，就很客气地笑着说：“詹先生，我们知道福利公司在东南亚市场上有良好的信誉，基于这一点，我们

选择了你们。但是，你们昨天的报价使我感到很失望，一下子涨了四千多万，这在项目谈判中是没有过的，也是不可能想象的，我们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无诚意，有，就实实在在报个价。”

“是啊！”叶一凡接着说，“这个价格有些离谱，詹先生，你要仔细地说明涨价的原因，是增加了新的技术含量，还是设备？否则，很难谈啊！”

詹严脸上没有一点变化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，你们上次去台湾考察，我们又对分项报价做了精确计算，这次为你们引进的地铁车厢，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最新产品，无论在安全性能还是在技术指标上，都是世界一流的。而且，有些技术，如紧急刹车系统、电子监督系统、自动除障感应技术等，我们还没有应用，所以，这次总报价比在台湾时高了一些，完全是合理的，也是正常的。上次报价，只是一个意向，这次才是真正的报价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。说完摊开双手，做出个没法理解的手势。

左鹏听完后，冷冷地笑了一声，瞪着一对豆眼看着袁成伟，仿佛要从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看出什么。36岁的左鹏，个子瘦高，脸削长，鼻梁很高，又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使他那刀子般的脸更加难看，这个在公司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男人，沉默寡言，很少有人能从他脸上看出什么。今年进口项目是他主谈的，谈得这样，他感到被人耍了，涮了，玩了。窝着火，又找不到证据，更不能瞎猜，也不能说，这叫他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只好不说话。

坐在左鹏身边的宋娜，没来公司几年，人年轻，又长得清新可人，她没有左鹏那样心事重重，仍然是笑盈盈，一副沐浴春风的样子。宋娜身材高挑，上下匀称，那双明亮的眸子透着纯情和朝气，就像一潭水，一下子就能看见底，看到那个清澈的世界。

左鹏嫌她没心眼，又觉得没心眼的女人总比心眼多的女人好处。刘飞、叶一凡都很喜欢她，这次谈判，两位老总说什么都不愿来，左鹏请了几次都没请动，宋娜去了一次，就办成了，左鹏不得不感叹有时漂亮的脸蛋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。因为是商务谈判，宋娜没化妆，但细腻嫩润的皮肤仍然闪耀着如脂的光泽，嘴唇依然红润，透着干净、清爽和优雅。

左鹏、宋娜没吭声，安子建可坐不住了，他绷着脸说：“詹先生，我们只能在你上次一亿零二百万的报价基础上谈。否则，恐怕我们无法谈下去。”

詹严听完安子建的话，没吭声，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坐在边上的李特沉不住气，瞪大眼睛说：“安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谈判，就是相互体谅嘛！要按你们去台湾那个报价，我们还来大陆干什么，我们回去如何向老板交待？”

安子建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往椅背上一靠：“笑话，你没办法向老板交待，我又如何向公司董事会交待？李特先生，这不是一点钱，十万八万也就算了，这是好几千万，你是商人，商人总要讲信誉吧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刘飞知道这样争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就挥挥手说，“技术谈判也完了，商务谈判相互也进行了接触，双方都要有个消化过程。我看这样吧，下午回市里，詹先生你们几个也好好休息一下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顿中国饭，饺子宴，明后两天到好玩的地方转转，什么时候开始谈，我们再商量，如何？”詹严同意了，大家收拾好东西回了房间。

刘飞没动，他从红塔山烟盒中弹出一支烟，慢慢地吸着。55岁的他，头发白了三分之二，刀刻般的眉头在袅袅的烟雾中更加陡峻，犹如一道道沟壑，深不可测，仿佛那里面藏有无尽的愁绪。

面对公司这种状况，他解释不是，不解释也不是，有些装糊涂，他不相信会有人真敢与外商勾结，出卖国家秘密。但是，地铁车厢项目的报价，彻底把他残留的梦幻击碎，这次，不是自己从经贸委自留资金中准备了五千万美元作为备用资金，外商恐怕会把所有资金吃光，总报价会突破两个亿。

宋娜故意放慢脚步，走到会议室门口又折回谈判桌，站在刘飞身边，莞尔一笑：“刘总，不用犯愁，我想……福利公司那个报价是有些天方夜谭，根本没有什么依据，我参考过该公司同类产品在东欧市场的价格，大概一亿美元左右，就算他们有些新技术，也不会超过一亿一千万。这倒不是主要的，我觉得他把我们贷款吃完了，这点值得我们深思，你说呢，刘总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刘飞双眼盯着她问。

“詹严是四号下午到海天市的，也就一天时间，他们就是神仙，也不可能把贷款数目了解得如此仔细，一报价，就把贷款吃个干净。”刘飞听完宋娜的分析，点点头，又吸了一口烟，心里寻思，就这么几个人，是谁呢？叶一凡、左鹏、还是安子建？他拿不准，但总感到这事有些蹊跷。

宋娜看见刘飞沉思的样子，知道他忧郁难断，又劝道：“刘总，原谅我直言，我觉得你有时考虑过多，反而让别人抓住了尾巴，该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你说呢？”

刘飞没有想到年纪轻轻又说又笑的宋娜能有这样的看法，心里有些感动，就站了起来，笑了笑，走到她身边，拍了拍她的肩，又顺手摸了摸她黑亮的秀发：“宋娜，谢谢你，人心叵测，官场上的事很复杂，你能提醒我，很好。你放心，好好做你的事，我知道如何处理的。”宋娜点点头，提着公文包走了。

看见推门进来的宋娜，左鹏揶揄说：“怎么，又给刘总献计去

了？”

宋娜有些愤怒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我都对项目负有责任，谈谈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左鹏皮笑肉不笑说，“我也没有说不好呀！随便问一声不行吗，我也怕重蹈覆辙啊！”

左鹏的话，让宋娜感到后脊梁冒冷汗，她有些不解地问：“左鹏，你说实话，你真认为今年六起项目有人做鬼吗？我怎么感觉不出来。”

左鹏背着手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“宋娜，项目都是你我做的，你难道没有感到每次谈判总是那么不顺利吗，你不觉得我们俩成了别人的枪吗？唉！不说也好，我能说什么？说有人出卖国家秘密，说有人把谈判底牌告诉了别人，人呢？是谁？我拿不出证据，而且，一查，你我就是第一个怀疑对象，那样的话，我左鹏还能在公司呆下去吗？”左鹏满脸忧愁地说。

宋娜被问住了，放下包，叹着气，看着窗外。窗外天空阴沉沉的，看不清水库周围的山峦，一切都在雾气笼罩之下，冷冷的北风呼啸而过，卷起地上的沙石和孤残的黄叶，抽打着窗户，一幅落叶萧萧万物残的图画。

三

刘飞回到房间，陆懿起身站了起来。

“陆科长，坏透了，坏透了。”他把公文包扔在床上，萎缩地坐在沙发上，叹着气说，“一开口，他们就把我们的贷款吃个精光，

比前一轮报价多了四千多万，不是我悄悄地掌握了五千万自留资金，恐怕要吃亏到家了。”

“这就邪了。”坐在陆懿边上的肖子豪不解地摇着头，疑惑地说，“谈判一开始，所有的电话线我们都掐断了，手机都在你这里统一保管，连呼机也收了。而且，詹严他们一下飞机哪里也没去，根本没有跟任何人接触，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呢？”

“唉！”刘飞长叹一声，“坏就坏在这里，让人摸不透。你要说是我们公司的人出卖了谈判秘密吧，是谁？怎么出卖的？你要说不是吧，知道谈判底牌的公司的人就我们几个，难道市委领导里面……这绝不可能。”刘飞摇着头。

黄奕插话问，除了公司里的人，还有谁知道谈判底牌？刘飞扳着手指说，经贸委领导，还有主管部门，当然还有主管副市长……这样要算起来就一大堆了。

“我看问题主要在公司里面。”陆懿分析说，“一般情况下，泄密渠道是多样的，但大多数都跟具体人员有关。刘总，你们不是要回市里吗，谈判暂时歇几天吗，你尽管按照你们的计划进行，新的计划晚些抛出来，只要他们活动，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们的狐狸尾巴。好了，你快回房间去吧，免得别人知道了。”刘飞点点头，拿起包就走了。

“子豪，你跟上詹严他们，黄奕，你跟着叶一凡那部车，我马上去饭店，看看他们预订房间情况。”陆懿交待着。

肖子豪耸了耸肩，为难地说：“科长，我晚上还有事，你是否派别的人去，秦建民、周密他们都不在科里吗，又没有什么事。”

“不行。”陆懿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叮嘱说，“做得隐蔽一些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是商务人员。我总觉得詹严他们有背景。”

肖子豪哼了一声，发着牢骚说：“神经过敏。”拿起手套就走

了。

晚六点，海天饺子城。

装潢得像秦始皇时代的饺子城，古香古色，桌子、椅子、墙壁都是仿战国时代的特色，连喝酒的杯子也像那种高高翘起的鼎一样，弥漫着悠久的历史韵味，带人进入一种怀古的遥远岁月。

詹严、李特、连在台湾长大的袁成伟都赞不绝口。詹严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，摸摸这，看看那，仿佛每一样东西都是文物，都是宝贝一样，小心翼翼，生怕碰坏。叶一凡看见他们那个样子，也有些感触：能吸引别人的东西，恐怕只有老祖宗留下的这点遗产了。

五花八门的饺子端上来了，詹严瞪着观看艺术品的眼神，呆住了。这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，怎么也不相信面粉能做出这样精致的东西出来。他以孩子般的好奇心，从不同角度，用筷子想把饺子挟起来，但那梭子般的饺子就是不听话，与他捉迷藏一样，东躲西闪，一次次从他筷子下逃脱，有几次已经挟到了嘴边，调皮的饺子又一个转身，再一次从嘴边溜掉，弄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这个长年用刀叉吃惯了西餐的中国人，使用筷子比外国人也强不了多少。

“看看，应该这样。”刘飞给詹严做示范。

詹严又试了几次，还是以失败而告终，只得把饺子一个个弄到盘里，再往嘴里送。他有些无奈地摇着头说：“唉！我把老祖宗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。我们中国人就是了不起，几千年前就懂得力学的原理，一双筷子，什么都能吃。”

“所以嘛，”刘飞调侃地说，“中国人对数字运用也是独具匠心的。地铁车厢分项报价我都做过了，的确是高了些。”

詹严笑了，无奈地说，刘总，你就让我吃顿踏实饭，今晚就不

要谈买卖的事吧，免得扫兴，我已经给总部发去了传真，还要等回音，明后两天，我带他们逛逛，让他们散散心，再和他们好好商量一下。刘飞点了点头，大家又笑哈哈地聊起了别的，气氛很热烈，也很愉快。

左鹏、宋娜、安子建嘻笑哈哈地显得很轻松，边喝酒边和李特、袁成伟他们谈去台湾的见闻，只有叶一凡脸上有些木讷，硬撑起的笑容也有几分难看，刘飞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说可能是在石骆驼受了寒，感冒了，浑身不自在。刘飞劝他多喝点饺子汤，暖暖胃，实在不行就先回去。

从经贸委副主任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，刘飞和叶一凡关系不好也不坏，平平静静，没有一丝水花。几十年来中规中矩的刘飞，没有什么显眼的成绩，也没有什么差错，平平稳稳的过渡，不张不扬地做人，而叶一凡比他还深沉，更难以找到他的不对地方，就像拳击手，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无声无色，不知第二拳往哪里打，这种迷茫使刘飞更存了几分戒心。他知道，这样的人有时是致命的，加上今年项目的不顺利，使他看似平静的心里也有几分恐慌。

叶一凡是有些心神不定，由于他平时就是这样，寡言少语，所以，大家也没在意。他一回到市里，夏雨生就来了电话说，前几天安全局的人到他厂里去了，反复了解四月份引进新型制罐生产线的情况。他告诉叶一凡，肯定有人向安全局密告了什么，否则，一个几百万美元的项目，安全局不会如此关心。叶一凡安慰夏雨生，说这有什么，反正我们又没有收受外方回扣，价格高我们也没办法，外方不降价，我们急有什么用，也只好这样。至于外商送的奥林巴斯相机，也就一、两千块钱的样子，左鹏、宋娜都有，你有什么可怕的。夏雨生说，我倒不是怕什么，我是想项